

电影艺术资料专集之五

关于意大利影片“甜蜜的生活”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所编

1960·7

电影艺术资料专集之五

关于意大利影片《甜蜜的生活》

(内部参考·注意保存)

初稿

仲夏

中国

目 录

前言.....	(1)
《甜蜜的生活》故事梗概.....	(5)
費里尼对《甜蜜的生活》創作意图的闡述.....	(9)
意大利影評界看《甜蜜的生活》	
在費里尼的新片面前..... (意) 季·阿里斯泰哥	(18)
《甜蜜的生活》..... (意) 馬里奧·迦罗	(31)
关于《甜蜜的生活》..... (意) 西柴烈·卡斯台罗	(32)
穿紅衣的人們孤立了..... (意) 謝尔杰奧·賽格萊	(36)
对《甜蜜的生活》意見点滴..... (意) 拉都达	(38)
意共《团结报》社論.....	(40)
意大利观众对《甜蜜的生活》的意見.....	(45)
反动报刊的評論摘錄.....	(49)
外国影評界看《甜蜜的生活》	
《甜蜜的生活》簡評..... (苏) 特·伊万諾娃	(52)
《甜蜜的生活》..... (法) 阿尔曼·蒙郁	(53)
費里尼拿出了他的“炸弹”	
..... (法) 薩繆埃尔·拉希士	(56)
費里尼的《甜蜜的生活》..... (法) 讓·巴塞利	(58)
《甜蜜的生活》..... (美) 霍克	(60)
十字架与死魚的征兆..... (西德) 烏·斯·爱格貝特	(61)

前 言

費里尼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導演。1947年，他与罗西里尼合作，編写了《羅馬，不設防的城市》的劇本。翌年，又与罗西里尼編写了《游击队》。这两部影片获得成功，費里尼便放弃了他的新聞記者工作，專門从事電影劇作。先后与人合作編写了一些新現實主義的劇本，如《在法律的名义下》、《城市在自卫》、《希望之路》等。

1950年，費里尼开始从事導演工作。最初，与意大利前輩導演拉都达合导了《杂技之光》。然后，又独立導演了《白酋长》、《废物》。这些影片主要是一些諷刺片。1954年以后，他开始放弃这种特点，轉向唯灵論和神秘主義的創作傾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路》和《卡比里亚之夜》。在这两部影片中，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精神分析，企图去“探索人的心灵”。但是，由于作者是从唯心主義的观点出发，脱离了意大利的社會实际，而孤立地去“分析”、“探索”，結果，他的影片始終是帶着一种悲觀主義的色彩，說明人生是神秘莫測的，幸福是不可得的，人类是不能彼此理解的，而最后的办法是祈求上帝的恩賜等等。

他的这些影片，当时形成了新現實主義中的一种流派。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傾向是与最初的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方向背道而馳的，因此，他的这些影片曾受到意大利进步影評界的批評，有人曾直接指出：他“是在为天主教宣傳”，“是代表

‘梵蒂岡’的精神”。

1959年，他摄制了《甜蜜的生活》。在这部影片中，費里尼一反过去表现貧民的特点而去表现羅馬某些上层資產階級、貴族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其中包括性混亂、同性戀愛、逃避主義、對生活的厭倦等。法國某資產階級報紙說：影片猶如“把一個爛疮赤裸裸地揭開來”。

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意大利資產階級、教權主義者和法西斯份子的不滿。有人甚至向費里尼啐唾沫，有人則當面對他說：“你真不害臊，你把意大利扔到共產黨懷抱里去了。”一些法西斯、教權主義派的議員則借口影片“傷害了羅馬和意大利的尊嚴”而在議會上叫囂要求政府禁映該片。但是，影片在意大利天主教上層份子中間，也有分歧的意見。代表北部天主教、一貫支持費里尼的西里紅衣主教認為影片“有分寸”，建議教徒去看，而南部的教會組織則認為影片所表現的許多“混亂的道德風尚既威脅了天主教的精神價值，也威脅了天主教文明本身！”。在這種分歧面前，教皇本人便不得不親自出馬。他破例看了影片。然後，發表廣播演說，告誡教徒不准看這部影片，說影片“玷污了聖潔的羅馬！”

意大利的一些法西斯報紙與教權主義報紙也公開漫罵該片。如米蘭的《消息郵報》說：“這部影片有什麼道德觀念呢？難道羅馬就是一個由罪惡統治着的豬圈？”。梵蒂岡的機關報《羅馬觀察家報》則公開指該片為“可惡”、“玷污了聖羅馬”。另一份反動報刊《意大利世紀報》則認為影片“傷害了意大利”，說它是“謀殺性影片”。

意大利進步輿論界反對教權主義者，特別是梵蒂岡這種直接干預意大利的文化生活的粗暴行為，並在指出影片缺陷的同時，支持了費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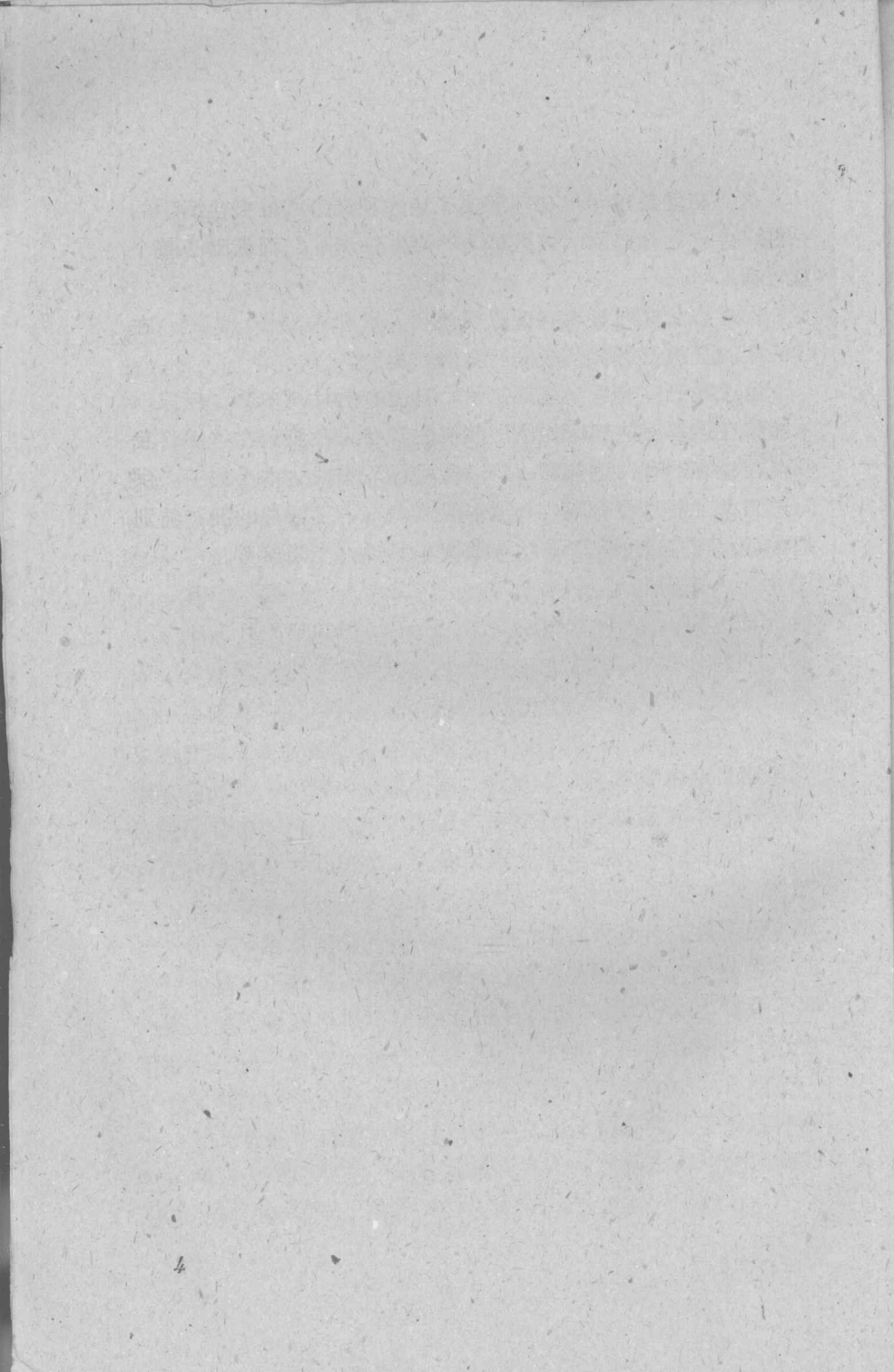
这一切就在1960年初，形成了意大利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桩事件，影片也因此被人称为“事件性影片”而轟动了整个意大利。

影片以后又在意大利获得《查利·卓别林塑象奖》，在1960年的夏納电影节上获得《金柈叶奖》。

由于我們沒有看到这部影片，且占有的材料不多，所以，不准备在这里对这部影片作出我們的判断。我們只在这里將我們現在持有的有关这部影片的一些材料汇集成这本小集子，供同志們在了解当前的意大利电影界的动态，了解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一定影响的导演費里尼时，作为参考。

編 者

1960年7月5日



《甜蜜的生活》故事梗概

馬尔契罗是从外省来到羅馬的一个二流新聞記者，他专门为一些小报撰写社会新聞与一些聳人听闻的消息，包括一些要人、女明星的逸事秘聞。他是完全带着一种无神論的态度去执行他的工作的，他所关心的是事件的离奇曲折，至于这些事件将会带来什么效果，那他根本不管。

有一天，他奉命去采訪“耶穌劳动节”的消息……

在羅馬上空，一架直升飞机吊着一个中型的耶穌塑象慢慢飞来，后面跟着另一架直升飞机，里面坐着两个新聞記者，其中有一个便是馬尔契罗。

直升飞机飞过了羅馬资产阶级的最高級住宅区，又飞过悲惨的貧民区。当它在某一座高楼上空飞过时，房頂上正有几个妇女穿着游泳衣在晒日光浴，記者們立即把她們拍摄下来，准备作为“耶穌劳动节”活动的新聞内容来发表……

摄影机轉向耶穌塑象，然后，塑象的头逐渐变成一个佛象的头。但这只是一个面具；观众发现，这原是羅馬一家夜总会的演出节目：两个赤裸着上身的壮汉抬着这个带着面具的舞蹈者正在跳可怕的群魔舞。馬尔契罗又出现在那里，企图找到一些新聞，他见到了一个富翁之女瑪德兰納。后者“看中了他”，立即把他带到自己的汽車上，馬尔契罗也无耻地决定和她一起过夜。他們找不到去处，最后竟找到了一个偶然遇見的妓女的家中。瑪德兰納自己說，她这样做，是由于她“厌倦了”一般

的生活，由于她“爱好放蕩、荒唐的生活……”

翌晨，馬尔契罗回到了自己座落在貧民区的家中，他发现他的妻子埃瑪（不如說是情婦）正在用煤气自杀。这是一个軟弱的妇女，她是唯一真正爱馬尔契罗的。但是，由于馬尔契罗經常离开她，她也厌倦了这种生活，便决定自杀。馬尔契罗将她送入医院，就在这一瞬間，馬尔契罗似乎“感到了邪恶的可怕”，他想改正。

尽管如此，他又来到飞机场等待一个来意大利拍一部巨片的美国女明星。机场上，已經有許多“明星迷”等着了。一待飞机停穩，大批新聞記者便帶着摄影机和閃光灯一涌而上。女明星在候机室內举行記者招待会，她以美国专演色情片的女明星的姿态答复着記者提出的問題。然后，就穿着一身紅衣主教的服装去逛羅馬的圣·比埃尔教堂，馬尔契罗又见到了她，陪她逛了一天。夜間，他們又出現在一家座落在某个著名废墟中的羅馬夜总会。馬尔契罗又恢复了他的肮脏生活。翌晨，女明星的未婚夫赶来，狠狠地打了她，旁边是不停地閃爍着的新聞記者的閃光灯，搶拍他們認為这是最好的新聞。

馬尔契罗的父亲来到羅馬看儿子。馬尔契罗便領父亲去參觀夜总会。老人对此并不太感兴趣。在他眼中，这一切就象是世界的末日即將来到一样。这使馬尔契罗大不以为然。

第二天，馬尔契罗带着他的妻子到他的朋友斯台納家中去。斯台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給了馬尔契罗許多告誡和友誼。但是，馬尔契罗并不去深思这一切，就在这位作家的書室里，他又不顧廉耻地企图和另一个老处女作家杜露萊絲勾搭……。

为了採訪，馬尔契罗又和他的妻子乘車赶往离台尔尼不远的农村。据說，有两个儿童看見了圣母瑪丽亚，并且告訴他們，

要在晚間显灵。起重摄影机、照明灯、新聞記者、摄影师、教徒們都来到了現場。一对男女儿童跪在那里、他們忍受了太阳的暴晒，不久，下雨了，人們撑着雨伞等待奇迹，但这不如說是看两个可怜的兒童被雨淋。人們守了一夜，圣母并未显灵。第二天早晨，人們发现，在原来要“显灵”的地方，只留下一枝細树枝和一具儿童的尸体。只是投机商人賺飽了錢。在回羅馬的路上，馬尔契罗和他妻子吵了起来，因为馬尔契罗并不真正相信圣母会显灵，而他的妻子却比他“天真”，他深信圣母会显灵，奇迹会出现……

馬尔契罗决定听斯台納的話，离开羅馬，到近郊的一家小旅館中去好好写一部書。但是，还没有开始动笔，他又被召去采訪一件自杀案。馬尔契罗来到了出事地点，发现自杀者正是他的好朋友斯台納。斯台納由于对这个“道德淪喪的社会感到絕望”而在打死了他心爱的两个女儿后，开枪自杀。他的妻子赶来，新聞記者竟然搶着去拍摄她的照片，認為这要比死者本人更有“新聞价值”。此时，馬尔契罗象个僵尸看着他的朋友。

斯台納的死，多少給馬尔契罗带来了某种打击。逐漸，他感到了他生活的荒誕与空虚，而在以前，他甚至感到这种生活是充实的。

但是，馬尔契罗并不能而且也不想真正摆脱他的环境。

他又去采訪羅馬市郊的一个貴族的庄园。据說，那里出现了鬼影：桌子会自己轉动，滿是灰尘的臥床出现了人睡过的痕迹。这就吸引了一批人，那些行尸走肉式的貴族便趁机在这座古堡中举行了荒淫无耻的宴会。好象是在他們的死之前，作歇斯底里式的掙扎。

翌晨，一队汽車穿过这荒蕪的庄园。人們发现，这个庄园

主的母亲正拿着念珠默默地象个僵尸一样地去她的小教堂做早祷。

夜間，馬尔契罗又去出席一个富人的家庭狂宴。这是富人为了宣布他与妻子离婚而在一座漂亮的別墅中举行的宴会。在狂飲大嚼以后，人們便疯狂地跳了一通宵舞，最后，女主人竟然当众跳脫衣舞，一面狂笑着說：“她自由了”，“她从此可以做她願意做的一切了。”在这次宴会上，馬尔契罗又遇見了那个外国“女明星”和瑪特兰納，那个女明星最后竟跳到別墅中冰冷的噴水池中去。据說，她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感情热烈得与众不同……”

天亮了，宴主們都来到了海滨，漁民們在工作，这样醉生梦死的人看到漁民从海上打上来一条腐烂的怪魚，馬尔契罗跪下来了。这时，远处走来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保奥拉，她要馬尔契罗說話，但浪潮的声音淹沒了她的声音，馬尔契罗睜大眼睛，嘴边留着一絲苦笑，然后，便与那个姑娘朝着不同的方向一起离开了沙滩。但是，很明显，他又去追那些行尸走肉式的人了

（編者按：这是影片的結尾，作者說：“我原想以那条奇怪的烂魚来結束，但感到这太无味、太一般化了，因此，我就想表现一种代表理想的东西，象征着在那些‘活人’周围还有真正的存在，以使影片具有一个尖銳的、圓滑的、沉默无言的、带有許多神秘不可理解的手势的結尾……为此，那个女孩的形象似乎是代表純洁，但她未来也永远是一个微笑着的老太婆。她好象对馬尔契罗說：‘我是永远在这里的。我就代表怀疑，我就代表梦想，我就代表现实，我就代表信心。我将永远跟着你。你跟着那帮卑下的人走吧，你也許还会通过他們再次发现我。’”）

（根据意大利及法国报刊整理）

費里尼对《甜蜜的生活》創作意图的闡述

編者按：費里尼並沒有发表过完整的導演闡述，他只是
在答复許多報刊記者的訪問時，談到了他对这部影片的主題的
看法。我們特譯出一部份，并按其答复報刊訪問的原日期次序
汇编，以供參考。

我的《甜蜜的生活》

“我現在正在拍攝的这部影片本来是由地諾·德·勞倫蒂斯(他是我的影片《路》和《卡比里亚之夜》的制片人)担任制片人的。我們在影片的成本問題上有分歧才拆了伙。地諾說，影片的成本太大了，从剧本的商业价值来看是收不回这笔錢的。我的《甜蜜的生活》將耗費大笔的錢，也許五亿里拉。我有什么办法。我要求每一样东西都尽善尽美，每个場面都必須有一种巴洛克的情調。我在繪制羅馬在其永恒历史中某一时刻（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的生活图景，我打算非常忠实地再現每一个細節，使这部影片仿佛成为一部时装片似的。

当然，我想我将要拍一部很注意服装的影片。我要讓妇女們穿上跟去年最流行的时装差不多多少的服装。如：我們将在最时髦的羅馬夜总会里、最华貴的酒店和旅館里、豪华官堡的客厅里、最貴族化或最有錢的人家的花园里拍摄影片的各个場面，使影片里的每个人物都将跟今天羅馬生活的全图显得非常調和。这样錢自然就要化多了。幸好現在已准备投資的那几位制片人很信任我。

在这部影片上，我最不能同意我的朋友德·勞倫蒂斯的意見之一，在于他要求讓一个美国人来扮演主角。他的目的是想讓

影片进入国际市场。但在我看来，馬尔契罗·馬斯特罗依阿尼是唯一能在我的影片演主角（一个新聞記者）的演員。要在意大利找到一个在各方面都符合我的要求的演員是不容易的：既要漂亮、年齡在三十上下，还要是个好演員。我需要的是一个初出世的‘棒小伙子’型的人物，他没有什么意志力，所以他可以出于思想懶惰而随便妥协；如果必要的話，他甚至可以干出敲詐的勾当，而毫不感到內疚。在他的普通的外貌底下，还隐藏着—一个观众在看影片时起初并没有觉察到的灵魂。

如果不找馬斯特罗依阿尼，而去找一个甚至连意大利話都不会說（更別提羅馬土話了）的美国人來演，那我怎么能把我从这个人物身上觉察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呢？

《甜蜜的生活》中的馬尔契罗，在某种意义上，是《废物》^①中到羅馬去碰运气的那个孩子摩拉尔陀的成年形象。摩拉尔陀在羅馬碰过一陣釘子之后，在一家報館找到了一个記者的职位。時間是1938年，那时新聞工作在法西斯检查制度下正奄奄一息。摩拉尔陀梦想自己能买一輛小汽車，娶个老婆——但那时他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飯。

这是我几年后看到的摩拉尔陀的处境。当我想把他写入剧本时，我发觉摩拉尔陀的問題已經引不起我的兴趣了。时代已經改变了。現在，新聞記者好歹总能混上一頓免費的晚飯，或者找到一个参加海滨舞会的机会。今天一个新聞記者思想上关心的問題，已經跟摩拉尔陀在他二十多岁时的問題大大不同了。

我現在写的关于摩拉尔陀—馬尔契罗的故事并不想引起什么爭論、作什么諷刺或宣传什么教义。这是一个輕松的故事，

① 費里尼的另一部影片，攝于1953年。

目的只在于娱乐观众。其中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只在于其中没有描写任何感情。这是一个生活中没有任何戏剧可言的人的戏剧。我的主人公是感情世界（包括他自己和别人的感情世界）中的一名游客而已。

我不能告诉你影片的故事。将来你自己看就是了。不过，大致地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故事，是一个在待人接物方面毫无道德观念的新闻记者的爱情经历和生活报导。在他碰到的人中间有一个美国女明星（阿尼塔·艾克貝格）和一个中年女作家（他想让马尔契罗写一部小说，结果没有成功）。我希望，摩里思·谢伐里埃将扮演马尔契罗的父亲——一个在外省长大的、对他儿子的种种艳福相当妒美的人。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物，凡是熟悉罗马的维阿·盛涅托俱乐部的人，对他们多少都有点面熟的。

也许我有一天会拍一部描写制片人的影片，我跟他们打过那么多回交道。我的影片没有一部是由原来已经跟我订好合同的制片人担任制片的。我在拍《卡比里亚之夜》时，前前后后一共换了不少于11个制片人！

结果，我也许是意大利收入最低的导演了。我不在乎，只要我能按照我所要求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就行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怎么能跟讲英语的人一起拍片；请想想，如果把《废物》拍成英语片该会是什么个样子！

他们想从各方面来腐蚀我。有人答应给我18万英镑，只要我肯导演一部关于西蒙·波利伐尔^①的传记片。我还拒绝了哈尔·瓦里斯的建议——他肯出50万美元请我导演一部由安娜·玛尼阿尼主演的关于赛马的影片，难道我现在应该感到后悔？

① 委内瑞拉革命家，曾领导反对西班牙的革命运动（1783—1830）。

我不想假充什么詩人；但我对大笔的金錢却有一种几乎是很孩子气的害怕心理。我很不善于把大笔的金錢变成具体的計劃——例如买別墅、貂皮大衣和小汽車等等。”

（摘譯自1959年4月号英国《电影与电影制作》杂志）

“……我和我的合作者并未以对社会的一种怨恨或以某种政治思想去构思《甜蜜的生活》。它脫胎自一种誠懇地、深刻地要求自我忏悔的态度。影片的故事，羅馬，人們是把它和我們的良心表現等同起来的。我們在《甜蜜的生活》中拍摄的羅馬，是一个不真实的羅馬：这是被幻想改头换面了的編年史中的某一天。誰想在我的影片中認出羅馬，那就意味着他缺乏想象力。”

（摘譯自1960年2月22日《团結报》，原为費里尼在意大利电影界将《卓別林塑象奖》頒發給《甜蜜的生活》时的答詞。）

“我只想拍一部影片，很简单，只是一部影片。各种风波丑聞是如此出乎意料之外。我感到驚訝，甚至有些反感，但是，这些人倒底是怎么回事？我說，他們是只对銜接詞中的东西感兴趣。首先，他們完全没有以应当有的眼光去看影片。他們任何时候都在等待挑起风波。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有一个人说：‘多么好的太阳！’，人們便立即去寻找各种潜在話。結果，对影片的真正含义，他們却忽略了。

但是，我不太喜欢別人問我，影片《甜蜜的生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个問題时常使我感到别扭。我完全不是那种在影片中传达一些信念的人。你知道，我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思想。如果說，在这部新片中，我願意深刻地表現誠懇的話，那也只是出于叙述一个故事的需要。中古时代法兰西南部的詩人們就是这样做的。他們聆听着生活——然后，就叙述这种生活，刻上这些生活原有的标志。目前所出現的危机（按：指意大利某些人对他的攻击），他們的表現，是意味着当我们去表現我們的时代时，不管这种表現是如何片面，有人却認為这里面有着重要、急迫的东西，包含着許多事件和态度，这一切要比其他更吸引他，而从根本上來說，这一切也就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了……

这样，人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道德学家。如果《甜蜜的生活》包含着某种涵意，那么，这也是影片自己提供的。我并没有去寻找这种涵义。然而，这却引出了一种相当令人震动的現象。在意大利，大部分观众都是因影片引起的风波而去看的。而后来，在影片面前，他們的反应变了。他們感到影片与他們有关。事物就回到了它原来的范围内。实际上，使我感兴趣的、吸引我的終始是人身上出現的各种焦虑不安。我对影片所引起的风波有什么办法呢？

这部《甜蜜的生活》是与我以前的影片^①有联系的。現代人都有着他的矛盾：一种放蕩无羈的、焦虑不安的、兴奋的生活，实际上正是一种可怕的空虛和一种守旧主义。人們是自我憤怒，自我扰乱……例如，以男人來說，他从这个女人轉到那个女人，从这种冒险行为轉到那种冒险行为……这一切最后不过是讓自己轉一圈，站在原地不动而已。

《甜蜜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替名。我最初想以《耶穌誕生

① 作者費里尼在摄制《甜蜜的生活》之前，曾摄制过《白酋长》、《流氓》、《路》、《卡比里亚之夜》等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是在表現人的孤独和精神上的空虛。

2000年后的巴比伦》为名，以使影片从人們錯誤地以为包含着許多現时代的要义的故事中，体现出它永恒的一面，即使它处于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之外。我把羅馬作为表現的对象，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不要弄錯：我的影片中的明星，那正是羅馬，我梦想中的巴比伦。羅馬站着不动，它共謀，参与活动也审判他人。羅馬有着一種复杂的精神錯乱症……我选择了它永恒的一面。在影片中，羅馬是一个象征。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可以成为我的影片的背景……

而‘鏡子——影片’的麻煩也正在这里。在《甜蜜的生活》中，只要去寻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容貌。在这一点上，我有着一個惊人的體驗。在米兰第一次上映这部影片时，观众是一批好吵嘴的人：即一批具有正統觀念的、虛偽的——而且是腐敗的米兰上层資產階級。当时，尽管有些人发出一些笑声并表現了某种紧张，影片基本上还是正常地放映着。只是，到最后，他們发怒了。那些珠光宝气的女士和身穿禮服的紳士們从座位上站起来，怪声叫道：‘够了！够了！’他們完全不能忍受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嗎？那就是片中狂飲大嚼的場面。這場戏扰乱了他們，使他們无法忍受，他們終於在鏡子中看到了他們自己。在被人們称之为‘《甜蜜的生活》的风波丑聞’中，一切都是以类似的自我羞耻和类似的愚蠢行为为基础的。有一些人叫，是因为他們可怕地認出了自己。另一些人叫，則是由于一種可以預見的卑下情操。

在某种意义上来說，影片是一种自我忏悔。五年来，不論是由于职业需要和个人的好奇心，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与片中那种表面的兴奋和真正的好逸恶劳很相似的环境中。我認为，人，不論他个人意識与否，更多是观众而不是演員。从表面上来看，一些日常事件是富于运动性的，有时还是有冒险性的。